

锦屏人的生命觉醒与时代束缚

——从《游园·皂罗袍》探析杜丽娘形象

徐若珊

四会市华侨中学 广东 肇庆 526060

【摘要】《游园·皂罗袍》作为《牡丹亭》中的经典唱词，较好地反映了杜丽娘的形象。笔者以“锦屏人”为线索，抓住文本细节，结合时代背景，探究“锦屏”这一意象的象征意蕴，赏析杜丽娘身上具有的觉醒与束缚的双重形象。

【关键词】《游园·皂罗袍》；锦屏人；生命觉醒；时代束缚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5.22.082

杜丽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光彩照人的形象，她“为情而死，为情而生”的举动，在封建时代发出了最强音，引起一代代读者的感动，激起一代代研究者的评点。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教材在古诗词诵读部分选入《游园·皂罗袍》一曲，作为《牡丹亭》中最为出色的唱词，它极为凝练且含蓄地展现了杜丽娘的至情至性。因汤显祖是王左学派的推崇者，“以情抗理”的杜丽娘便在他笔下生花。然而，丽娘一生亦囿于情之一字，不免失之狭隘了。

1 锦屏的象征意蕴

杜丽娘在唱词中自称“锦屏人”，统编版教材将其注解为“深闺中人”，虽简单贴切，便于学生理解，但也就此掩盖了诗歌语言丰富的暗示性。“锦屏”作为古典诗歌意象，其实暗含着华丽与禁锢的双重意蕴，黄天骥将其称为“温软的牢笼”。

1.1 “锦屏”意象梳理

纵观中国古典诗词之中含有“锦屏”的句子，可大致将其意归为两类：一是指锦绣的屏风，多用于在闺怨诗中表示相思、哀怨之意。以李白《长干行二首》中有“鸳鸯绿蒲上，翡翠锦屏中”，温庭筠《蕃女怨》词中“年年征战，画楼离恨锦屏空，杏花红”等为代表。二是以锦屏喻指美好壮丽的山河景色，以陆游“锦屏山下重回首，楼阁参差夕照间”为代表。

《游园·皂罗袍》中“锦屏”之意蕴当与前者相关，即用于抒发女子的深闺情感。不同之处在于，闺怨词中多是已婚女性视角，而杜丽娘却仍待字闺中。在古典文化语境中，夫妻情感尚且羞于诉诸笔端，更遑论闺阁女儿的旖旎情思。因此，汤显祖于此用“锦屏人”一词是极为大胆的，向世人展示了他创造一位至情女子形象的决心。

1.2 锦屏：丽娘闺房的具象化

屏风是闺房的常用陈设，“锦屏”的华丽精致，更创设了小姐闺房这一典型环境。

“锦屏”是杜丽娘锦衣玉食生活的具象体现。丽娘生于官宦之家，父亲杜宝正在太守任上，她随父母住在府衙后堂。从某种角度而言，杜宝其实还算一位“开明”的父亲。虽只有丽娘一个女儿，却也是万千宠爱，方才使她出落得知书达理。杜宝还曾亲口称赞丽娘“心思灵巧”，女红一事必能精通，希望她多多读书识字明理。《红楼梦》中李纨的父亲，还是国子监祭酒，却认为女儿只需学习些纺绩并白之事，恪守女德。因此，可侧面印证，杜宝教女虽然严厉刻板，亦有真心疼爱的成分。

作为旧时大家闺秀房间的标配，富贵生活只是锦屏的表层象征，锦绣堆砌不过是麻痹女性、禁锢思想的蜜糖。所谓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林黛玉进贾府——乘坐轿子直到二门方才下轿进入内堂，正是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。层层大门、架架锦屏不过是枷锁，囚禁了多少渴望自由的灵魂？狭小的活动范围，是以保护之名，行约束之实。这便不难理解，为何只是看到一个家中花园，丽娘便能生出万千感慨。

1.3 锦屏：丽娘处境的写意化

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、曲意委婉之美，就来源于诗歌语言丰富的暗示性。“锦屏人”巧妙地传达出丽娘被困的处境，只有闺阁这一小方天地的孤寂无奈，父母亲都不能理解并共情丽娘的内心世界。

杜丽娘正值青春年华，却整日被困在闺房之中，学女工、听闺训，与父母亲同住府衙三年，却连家中有个大花园都不知，直到丫鬟春香告诉她，方有游园一折。《皂罗袍》中其实穿插了宾白，编者将其选入教材时删除了。“烟波画船”一句后，有丽娘的宾白“好景致，老爷和奶奶怎不提起也”。杨恩寿有

言：“究竟此支词曲之妙，皆由宾白之妙。”此句宾白，明白告知读者：丽娘父母是有意将府衙中有花园之事隐瞒的，其管束刻板不言而喻。

更令人深省的是，丽娘的母亲甄氏都不曾到花园游赏。《闺塾》一出中，作者曾借花郎之口感叹：“种花无人赏，拿去换酒尝……奇花异草天天盛开，恰无人欣赏，夫人与小姐也从未踏进半步”。她虽为女性，但却坚决地执行丈夫杜宝的命令，将丽娘束缚在闺房之中。她丝毫意识不到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摧残，也看不到丽娘日渐枯萎的心灵。若无游园之举，丽娘也将重蹈母亲的覆辙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将自己终身托付。“锦屏人”婉曲地展现了丽娘在家中的生活处境，虽锦衣玉食，却不得自由。

2 锦屏人的生命觉醒

游园是杜丽娘生命中的重大转折。游园之前，丽娘心中虽也有些朦胧的小心思，但终究被层层包裹，不见天日。游园之后，对于爱情的期许再也无法压制，如潮水般反复席卷而来。

2.1 顺从还是反叛

杜丽娘本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家闺秀，她在面对父母、先生的管教之时，呈现出一种慧黠的性格。“游园”是丽娘对封建礼教的第一次直接反叛，在此之前丽娘对于父母管教基本处于顺从的状态，偶尔有“出格”的举动，也会在父母亲的训诫之下偃旗息鼓。《训女》中，丽娘白天小睡，被父亲发现，认为她懒惰懈怠，有失大家闺秀风范，从而请了腐儒陈最良来为她授课。丽娘对此亦只能接受，并未拒绝。

然而，态度上的顺从背后是行动上无声的抗议。丽娘第一日上闺塾，便“晚到了”，陈最良便对她进行了“闺训”，将迟到行为与妇德联系在一起。课上，陈最良更是用朱熹的观点来讲解《关雎》，将其曲解为赞颂“后妃之德”，而心思灵巧的丽娘已然感受到《关雎》是对美好爱情的描绘。虽未反驳，但她却默许了丫鬟春香在课堂上戏弄先生的行为。可以说，春香的行为呈现的是丽娘内心真实想法。

由此，《关雎》反而变成了催化剂，促使丽娘更渴望闺阁之外的世界。于是，在身为太守的父亲外出“劝农”这一时机，丽娘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春香游园的提议。她心中明了一旦违背父亲的意愿，白日里不学习闺范，必然受到更严厉的训诫，却还是偷偷前往花园游赏，丽娘反叛礼教的苗头已然显露。

2.2 清醒带来感伤

杜丽娘在满园春色之中，兴起了复杂的情绪：花儿无人欣赏，正如自己虚度的青春年华。她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她一直在以符合社会以及父母期望的方式成长，长成一位恪守礼教的贤淑。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，花的境遇，就是人的境遇。“姹紫嫣红”，万千花朵默默枯萎，丽娘的感叹，不只是顾影自怜，而是想到了天下如她一般的闺阁女儿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四美难具，赞春之后是浓烈的伤春情绪。写女子伤春之作，如李清照《如梦令》：“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”，是淡淡的惋惜；如《葬花吟》：“花飞花谢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……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，是漫天的绝望。《皂罗袍》当介于二者之中，写尽丽娘对生命的感伤。

“李渔《曲话》：‘常因得一句好白，而引起无线曲情。’丽娘的宾白‘好景致，老爷和奶奶怎不提起也’，还流露出对春光的赞叹，不能早早游赏的遗憾，对父母的温柔埋怨。正因这一句宾白的存在，使得‘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’之语有了清晰的注解。

2.3 浪漫的超越

《皂罗袍》中不止有杜丽娘伤感的哀叹，更有她飞出院墙的无限想象。“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。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”，显然，所吟唱的已不再是眼前之景。此处化用了王勃在《滕王阁诗》中：“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”之句，楼阁巍峨，开阔之境，呈现出与家中花园不同的意境。其次，朝云晚霞，时间流转，更是丽娘虚写之语。

丽娘的想象便是一种打破时代禁忌的表现，是一种浪漫的超越。张岱曾评：“及作《还魂》，灵奇高妙，已到极处。”身为女子，不比男子可以读书求仕，建功立业，志在四方。既然身体被禁锢，那么不妨追求心灵的自由。在春光之中，丽娘仿佛瞬间已经遍览大好河山。她对广阔天地，是有强烈的向往的。即使这份向往，最终的落脚点是在爱情之上，于那个礼教森严的时代而言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突破了。

3 锦屏人的时代束缚

人是社会的产物，丽娘“生于明代”，汤显祖亦长于明代，他们都逃不开时代的裹挟。黄天骥认为“汤显祖已经影影绰绰地接触到自主支配以及心灵自由的问题”，但终究丽娘这一形象仍是主要展现其“至情”的一面，而爱情至上的观点在当下来讲是为世人所批判的。

3.1 闺训与理学

明朝时期对妇女的约束极为严苛，自天子乃至庶人，编写了各类女诫书籍。“女四书”（《女诫》《女论语》《内则》《女节捷录》）成为女子教育官方指定教材，《列女传》中甚至将女子分成八类，企图将天下女子驯化成为贞节烈女，以符合封建礼教卫道士心中的女子图像。

《延师》一出中写到，（外）男、女《四书》，丽娘都成

诵了。因为杜宝对女儿的期望是：“他日到人家，知书识礼，父母生辉……夫女之贞静幽娴，皆由于闺训。”杜宝的思想，是明代封建礼教秩序毒害妇女的缩影。因此，当他发现女儿白日小睡，当即进行训斥，并设下闺塾，用所谓闺范对她进行新一轮的驯化。

面对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的双重压迫，游园后的丽娘发出了“可惜妾身颜色如花，岂料命如一叶乎”的慨叹，青春虚度，未遇佳偶，她觉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枯萎。至此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，为何杜宝要隐瞒后花园的存在？因为花园具有引诱的象征意味。丽娘的清醒、爱情的萌发，都是发生在花园这个充满了诱惑的场所。这样的危险地带，是森严礼教所不允许踏足的。

3.2 丽娘的屈服

明朝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在于：一方面压抑其天性，杜绝“情”的产生；另一方面，又以“为人妇”的标准，对女性进行教养。所谓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”，女性并不被允许生长出独立人格。“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，他日嫁一书生，也不枉了谈吐相称。”潜移默化之中，杜丽娘被动地接受了“才子佳人”的婚配思维模式，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屈服。

杜丽娘虽然憧憬爱情，打破了“盲婚哑嫁”的藩篱，但她心中的佳偶仍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才子。她有着“相当浓厚的科举功名意识”，而柳梦梅最终也高中状元。二人在父母的认可之下，结为连理。如此，变成了一个略显俗气的大团圆喜剧结局，削弱了反叛的力量。那个吟唱着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的

灵动慧黠的少女，终究是被扼杀了。

3.3 至情之外

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中认为：“《牡丹亭》直接提出‘情’作为创作的根本，并有意把‘情’与‘理’对立了起来。”杜丽娘与柳梦梅是以“爱情”为基础而建立的婚姻关系，这一点无可辩驳。“明代中叶以来，社会酝酿着重大的变化，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，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。”我们无法否认丽娘在“荆棘丛生”的环境中追求爱情，所拥有的超越常人的勇气与清醒。

然而，除了“情”，丽娘的人生是否还能别有天地？女性形象的突破仅仅只能以自由恋爱作为底色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“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”，是杜丽娘“知好色而慕少艾”的少女情怀。李泽厚认为“这个情没有局限于男女爱情……它所不自觉呈现出来的，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望和憧憬。”可是纵观全书，丽娘生生死死，都是以“情”为出发点。仅以形象塑造而论，不免有点单薄了。与《牡丹亭》并称双璧的清代传奇《桃花扇》，对李香君的塑造则更为立体。李香君虽为名妓，但她却有强烈的民族气节，在国破家亡之时，看破情缘，选择出家，自有一股义气与侠气。

无数读者惊艳于丽娘的反叛，而笔者却惋惜她没能长出更多的棱角。《皂罗袍》中那个幻想广阔天地的少女，被永远困在了闺阁之中。杜丽娘在短暂的清醒之后，还是不自觉地回归了礼教的束缚之中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黄天骥.意趣神色:《牡丹亭》创作论[M].广州:广州人民出版社,2018.
- [2] 徐扶明.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.
- [3] 李泽厚.美的历程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.
- [4] 王思任.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[M]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0.
- [5] 刘健.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才子佳人形象探异及文化阐释[D].华中师范大学,2006.
- [6] 石评月.论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对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的批判性超越[D].华东师范大学,2022.
- [7] 吴恒.浅析《牡丹亭》中的花园意象[J].汉字文化,2025(14):83-85.
- [8] 汪龙麟,李悦.中学古典戏曲教学策略探析——以《牡丹亭·惊梦》为例[J].中学语文教学,2023(6):12-15.
- [9] 陈慧芬.对崔莺莺、杜丽娘、林黛玉的比较分析[J].语文教学通讯(高中刊),2004(3):35.